

A SPI IN COMMON

秘响旁通

现代黑白绘画论析

张映辉 编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秘响旁通

现代黑白绘画论析

张映辉 编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响旁通 / 张映辉编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6.5

(现代黑白绘画论析)

ISBN 7-5330-2195-9

I. 秘... II. 张... III. 黑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788 号

责任编辑: 杨文德 孙 强

装帧设计: 赵 泉

出 版: 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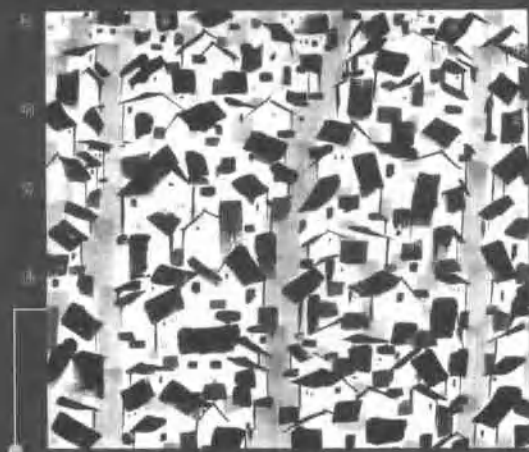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7.2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总 论 / 1
作品评析 / 17

总论

现代图书检阅论析

“水尝无华，相荡而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当世间万象经由画家创造性地想象、概括和归纳，以黑白色的点线面和黑白色调构建产生的时候，美术作品就成为类似于涟漪、灵光的生成物，包含着一个艺术形式孕育、生成和升华的创造过程。可以说，作为美术作品的重要形式，黑白画既能呈现物象秩序和结构关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语言特征。它不仅反映画家的生命理念，还包括了其艺术本质的体悟。这种绘画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它不会单单作为物象的摹本，而是经心与物、人与自然交合而成的建构，必然能将不可名状的生命律动通过绘画形态呈现出来。

黑白绘画在艺术生态园中存在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回溯画史，希腊瓶画以及中国的白描、水墨都属于黑白画的重要形式。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画家运用黑白两色，则来自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中国人视自然为活泼泼的生命，大千世界之所以能够化生流转，生生无尽，完全是凭借阴阳互为推荡所致。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自然由气之联属而成，盎然万物由气成势而来，一切都处于阴阳结构之中。宋儒朱熹曾云：“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受这些思想影响，中国画家往往花费心力，以黑白作为阴阳结构的象征，把其作为大化流程中所有形象的存在方式，用来强调生命之间的涵摄关联。在画家心目中，黑色悠远深奥，其妙无极，以其为主而成的作品可显浩然雄壮之势；白色素朴纯净，其

韵无微，凭其主导可得疏淡之“象”。它们既代表了自然本性，又体现了天地间的节奏。黑因白彰，白因黑显，形成了一个互相映衬的共生体。二者同样都具有生成属性，依靠黑白两极以及两者之间微妙丰富的中间层次，显与隐、有与无、实与虚、动与静在不经意地互补互证之间完成了转换。那些吸引视线的黑以及作为基底的白，虽没有三维刻画痕迹，却表现了宇宙空间的深远，可谓“无色而五色成焉”，因此王摩诘在《山水诀》里称其能“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黑白是生成中国绘画境界的重要元素。如同老子所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老子》第二十八章）黑白不仅与“道”、“气”、“心”、“象”、“神”和“境”等范畴相关联，而且其形态和深层意蕴也必然浑然合一。事实上，黑白绘画总体上就是以一治万、由万归一思维的绝佳体现。与其相应，中国画家就为自己奠定了一个创作的坚实基础，每每经营黑白来表达丰富的意蕴，传递内在的静心。进而言之，大师们既不直陈物象，极力避免把绘画作品变成僵化的模式，又以和谐的生命意识和含蓄的情感体验，回归本然调节情



图1 八大山人《荷花翠鸟图》水墨

绪,以净化之情去创造,从而使画家的情思萦绕于心物之际,迂回于有无之间,并获得了“庄周梦蝶”般的生命沉醉。他们所踏上的是—条探寻形上境界的光明大道,所表现的是超乎感官的“势象”、“气象”、“心象”,所创造的是怡然的艺术空间。由此笔下幻化生发出的万千画作,必然烙下了无数时代、生命和情感的印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绘画以黑白为标志,于“墨海中立定精神”,从“混沌里放出光明”。它呈现的是画家的高洁品格,是诗意的寄托,是离秽去蔽的渴望。这种特征使画家通过对宇宙生命的咏赞,最终表现出超逸的情怀。可以说,绘画境界依托黑白而生成,黑白因“境界”彰显而充盈,基于两者之间的共性,黑白“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从《荷花翠鸟图》(图1)、《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图2)等作品中,历代画家高迥的心宇和浩然的胸襟显而易见。不言而喻,黑白绘画以其独特的内涵和意蕴,

图2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水墨





图3 林凤眠《芦花唱晚》局部

由一个独特的层面和特殊角度反映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思考和追问。它贯穿于整个中国绘画演化的轨迹之中，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其所呈现的生命品格，体现了画家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具有坦荡豁达的特征。对于中国绘画的这一特征及深层意蕴，西方当代学者贡布里希的解读和阐释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他用17世纪以来曾广泛应用的绘画教材《芥子园画谱》中的兰草举例，指出中国画家“关注的要点既不是物象的不朽，也不是似乎可信的叙事，而是某种称为‘诗意’的东西。”

正像人的生命既与空间发生关联，又体现了时间上的绵延特性，传统并非只能作为古典的概念，滞限于过去时的语义场。黑白的表现形式不可能与当代完全割裂、隔离，它作为动态生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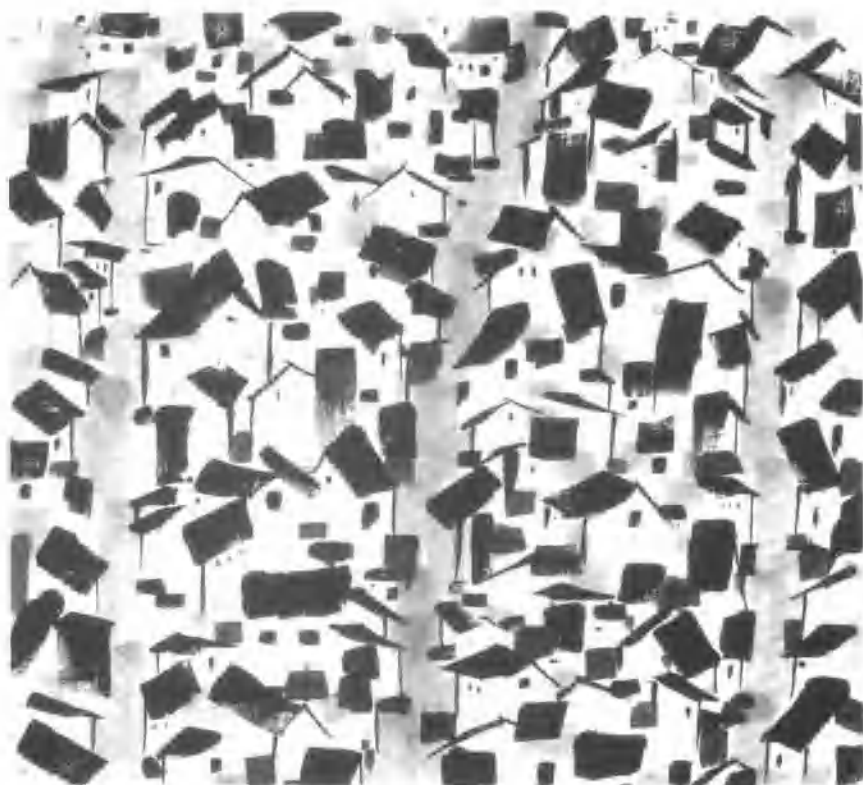


图4 吴冠中《水乡行》彩墨 1997

惯性力量，仍具有纵向贯通的特质。相应地，黑白画境同样具有生生不息、生生相续的特征，始终关涉到人们的存在价值和自由理想，关涉到创造方式和生活方式。毋庸置疑，它绝非停滞和僵化的教条，而是存在着不断诠释的博大空间，体现了“境界”范畴的开放性。无疑，中国绘画的这一属性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极为关注的。

如今，黑白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原点，又开始了向现代形态的生成转变过程。当代画家仍以黑白为纽带把画家与作品联接起来。中国画家们继续用黑为砖，以白为石，搭建装点心灵居所，在喧扰嘈杂的环境中还心灵一份逍遥的诗情，安顿慰藉那些劳倦的旅人。他们画山林，绘人物，流连于平凡之景，葆真性，显内美，生成形简意深的黑白画境。笔下的一片山景，一束瓶花，几

栋屋舍，依然是净心的呈现，跃动着高扬的精神，交织着超越的情愫（图3、图4）。虽然处于现当代文化背景，画家却能够把对存在的追索和体验作为创作的主题。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绘画之间不是一般的关联，而是不以否定传统文化理想为前提，以图创新，从而力求实现生命水平的提升和跃迁。在其作品中，黑白既保持了与传统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段的关联，又具有向广博空间拓展的无尽潜能。

不言而喻，凭借生成的绵延属性，现代黑白画既是“过去”之果，又是“未来”之因，不但可以揭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生成联系，而且显示了亘古常新的精神品格。

当然，如同黑白两色具有彼此互证的相生关系，东西绘画之间并非设有不可逾越的沟壑。不要误以为运用黑白仅仅是中国画家的专利，随着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亚洲画家早就深谙黑白所蕴藉的生命意味，并把其当作生成绘画作品的基本元素。即使在现代，东山魁夷、福田平八郎、高山辰雄等一些日本画家仍注重黑白的特质，并有效地结合新的表现技法，在区别传统黑白绘画



图5 宇山魁夷《雨山雨过》水墨 1972



图6 福田平八郎《游鱼》水墨 1965

图7 塞尚《有树的风景》铅笔 1885



的同时，进一步传达了悠远的形式意味（图5、图6）。无独有偶，20世纪以来西方许多画家为创造一种“用看到的東西表現內在的東西”的形式，建立符合自然秩序的艺术秩序，也愈加注重凭黑白表现物我间的生命关系。自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开始，马蒂斯、勃拉克、克利、



图8 保罗·克利《幼儿园的无依》
铅笔 1929

图9 格哈德·里希特《都市的风景I》
布上油彩 1965



里希特等西方许多画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图7、图8、图9）。他们认为画面形态的生成不能依赖机械的摹仿，只有通过从自然中提取生命形式才能实现。这种主观创造性的形式因为不会仅仅拘泥于物象的细枝末节，而具有超越性的意蕴，是形的极致。这与中国绘画历来注重形与神浑然整合的特点不谋而合，不经意间中西绘画找到经络相通之处。

一般来说，现代黑白画的生成没有统一的模式，然而作为感性形态和观念内涵的整一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不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品生成的手法和途径及其产生的形态相异罢了。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黑白绘画形态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尤其以运动化的线性结构和平面化的空间关系为突出特征。两种特征都体现了情感的积极介入，对其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刻揭示绘画中蕴含的生命意味。

“越是深入研究艺术作品的结构，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如同采取音律低沉的慢板形式可以奏响舒缓的乐音，采用快板可以表现激越的生命突变，采用如歌的行板可以用来礼赞深沉雄厚的宇宙生命力，节奏性贯穿了黑白绘画的创作过程，并成为决定

画面形态的重要因素。在中外黑白画的比较过程中不难发现,现代画家们对黑白灰的节奏关系情有独钟。由于运动化的线性结构来源于物象的结构关系,黑白画的节奏性能够表现大千世界的生命态势。无论是心脏的跳动还是情感的高低起伏,都能够通过黑白线条的粗细、断续和缓急来体现。以此为前提,以黑白为表现元素,必须首先构建其运动秩序。创作时应注意衔接局部和整体的力的扩张、收敛等关系。在此过程中,黑白的主与次以及线条的动与静、直与曲、显与隐都必须体现生命运动的节奏变化。在庞薰琹先生的作品中(图10),两组近似形的组合造成了偏于静态的构图。虽然画面以稳定、凝重的因素作为主导,然而形态的轮廓线本身就蕴含了张力;加之纹样中暗含的运动性骨架,我们同样可以知觉到强烈的运动感和节奏性。苏珊·罗森伯格的作品《美国之二》(图11)亦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图证。画中空间和马形成了虚实互变结构,近似形态有正有反、有前有后,场力的转换体现了图底变化。仿佛太极图般地互为表里,动中寓静又静中有动,一切都在运动的画迹中渐进而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并各自以对方作为自身的依托,二者



图10 庞薰琹《无题》纸上年粉
1939—1941

图11 苏珊·罗森伯格《美国之二》
布上油彩 1976





图12 亚弗里斯·韦茨《阳光》
布上油彩 1930

和谐地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确，运动化线性结构的表现不但能够提供完整的生命图式，更重要的在于能够调节画家的心理节奏，从而与物象融合交流，从中寻找自身情感的慰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势不能成“象”，运动化线性结构的确立同时就是作品力量和生命的形成，因为“一切视觉形状都是力的式样。”

对比东西方现代黑白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画家们虽运用大相径庭的手段呈现了各自画作的风貌，然而大多数作品最终由平面形态主导来生成却是不争的事实。不难发现，介于一维的点、线和三维的体之间，平面形态所展现的美感，充分体现了化实为虚的艺术追求。只有“笔简形具，得之自然”，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抽离出来。基于此，用影像一词阐明黑白绘画的平面性再恰当不过了。一旦以简约的黑白影像传达无尽的神韵，必然要求画家自觉地强调形态的显隐转化，从而掌握由现实世界向艺术世界转化的手段，创立符合个性的艺术秩序。美国画家卡茨曾说过：“我想创造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无法回避，而又复杂得令人无法想象的形象。将现实转变成纯绘画语言之后，仍能保持存在于作品中的那种张力。”如同他的作品（图12）诠释的那样：光影凸凹被主观弱化，成为具有主观情感的平面形态，更多的写意成分体现了情感体验的积极介入，作品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

平面形态的追求与强化，有时与真实物体表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过作品的活力往往正是这种差距的产物。东西方画家忘实悟虚，所表现的绝非肤浅的图解。在他们笔下，简约洗炼的作品远看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近看又不乏微妙的变化，大剪影效果和具体细节相互依赖，以有限的物象化于永恒。不言而喻，每当情感意象出现时，他们都能够以运动化的线性结构和平面化的空间处理，来展示虚实共生的美感。

从大量的作品图例来看，黑白画不但涵盖了已有的语言风格，

而且显示了自身的无尽潜能。众所周知,由于物理属性有所差异,自然物象的构造和肌理也就各不相同,不同的形态具有相异的特征。有的刚硬、有的轻柔、有的细腻、有的粗糙,随着人们的视觉和触觉感知和心理体验,因而会产生诸如坚韧、明洁、厚重、沉郁等情感意向。与此相应,处于现代艺术语境中,黑白画已不再仅限于较为单一的表现语言,一方面并不是仅用黑白灰颜料绘制,也可以与五色斑斓的其他色彩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另一方面,作为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形式,现代黑白画不应人为地设置与材料间不可弥合的鸿沟。注重多种媒介的使用不仅能丰富了黑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亦凸现了其时代特征。艺术家们没有拘泥于某一表现手法,某一种材质。既可以手绘,也可以贴;既可以画在纸上,也可以粘于布上。任何有效的技艺和材质都可以使画作发散出悠长的生命意蕴,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在此前提下,黑白作品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艺术家使用各种手段和技法进行创造的过程。有的画作凭水墨渲染而成(图13);有的画作用油彩涂抹而成(图14);有的画作由制版印刷而成(图15);有的画作靠手绘以及多种材质粘贴拼嵌而成(图16),更多具有创新性的风格样式随之产生。肌理作为画家表达性情的符号,不但增强了黑白画作品的

图13 吴冠中《九寨沟瀑布》彩墨 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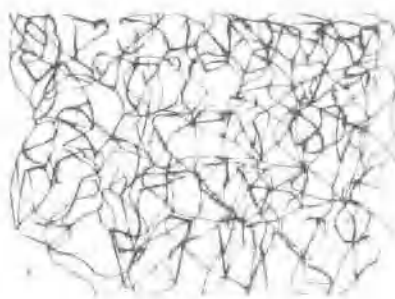


图 1-1 高铭 国画《山云图》
向上山画(1920)



图 1-2 王震宇 素描《抽象构图》
清色创作(1985)



图 1-3 王震宇 素描《抽象构图》
清色创作(1985)

表现张力,而且体现了其表情特征,使画面浑然天成,意蕴悠远,避免了质地千篇一律、苍白乏味的现象。在黑白对各类色相的统领中,在水墨、油彩、丙烯、水粉、炭条的经营下,画中澄明的气象、飘逸的诗情和清幽的格调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愈加清晰。由于黑白与其他色彩和媒介的广泛联络,现代黑白画的形态日趋多样。

这些兼具想象力和趣味性的视觉作品与其说反映了画家本人的生命感悟和自身文化传统的解读,不如说体现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吸收异质养分以寻求创新的思维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涵盖了各种材料技法的黑白作品,就超越了狭义上的指称。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黑白画的相通之处并非单指形态和表现手段的诸多相似因素,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虽然画家们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创作,但都把表现生命的超越属性作为奉行不殆的准则,重视艺术真性的显现。东西方的艺术本质在深层是贯通一致的。“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至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矣”。(《朱子语类》)世界上不会存在绝对相同的文化,亦不存在纯粹的差异性,以至划出隔